

灯下漫笔

汪翔

春天好读书

春天是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日子，也是读书的绝佳季节，古人多有春天好读书的诗句。南宋叶采《暮春即事》：“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诗人全身心地沉浸在周易世界中，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连春天过去了许久也不知道，只是在瓦雀影动、杨花入砚的惊扰中，才晓得已是暮春时节。元人翁森《四时读书乐》以春夏秋冬为题，歌咏读书乐趣，其中春章曰：“山光照槛水烧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春天，山光照着听堂四周的栏杆，流水淙淙，围绕着长廊，乘凉后唱着歌回家，春风吹拂，送来阵阵花香，树枝上可爱的小鸟是伴我读书的朋友，水面上的落花都是大自然的好文章。翻读自己喜爱之书，读书之乐心中自知。天籟伴着书香，读书的乐趣好比绿草长到窗前，一派生机盎然。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光明媚，惠风和煦，柳树发芽，鸟语花香，随手打开一本书，墨香扑面而来，清新中透出几分惬意，让人感到身心格外愉悦。有时手捧一册在田间小路信步，一边诵读，一边浏览春色，到处是拔节萌动的生命，身心愉悦之极。布谷鸟叫了，“布谷，布谷，插禾种谷”，我听到的是“读书，读书，光阴莫误”。与春同行，与春同读，是何等的赏心悦目！

春天读书不用刻苦钻研，大可闲适无为。一卷在手，心灵可以进入山川原野，宇宙星辰，闲看庭院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不经意间一低头，猛然看到阳台上盆花绽放，让照进窗户的阳光泼洒一身金黄。人生在世，何处没有春光？每一个角落，总有一缕属于照在自己心田的阳光。

春天读圣贤之书，涵养身心，体会大道；读君子之书，知察天地，通晓人情；读学者之书，强化专业，精益求精，实在是人生阅读的正途。多读必多益，大悟必大进，岂不快哉！

春天翻开《诗经》，蓝天白云之下，一泓碧水悠悠东流，雉鸣关关声中，河边一个青年小伙子顿生无限情思，河对岸悠然采苜蓿的姑娘正是小伙子迷恋思慕的对象。

春天翻翻唐诗，品读其精练的语言，纯真的意境，如饮甘泉，如沐甘露，如品香茗。如杜甫这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自然之美，画图难足，以“黄”衬“翠”，以“白”衬“青”，色彩鲜明，更托出早春的生机初发的气息。黄鹂居柳上而鸣，白鹭飞翔上天，空间开阔，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窗含西岭千秋雪”，正是早春之际，冬季的积雪欲融未融，给人一种湿润的感受。“门泊东吴万里船”，船来自东吴，表明战乱平定，交通恢复，诗人睹物生情，想念故乡。全诗看起来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但诗人的内在情感使其内容一以贯之，以清新轻快的景色寄托诗人内心复杂的情绪，构成一个统一的意境。

春天读《三国演义》，风云骤起，烽烟滚滚，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让人惊心动魄。春天读《水浒传》，迢迢梁山，浩淼水泊，纵横交错的历史画面，连接着一个一个英雄好汉的故事。烟云笼罩中，也窥见一张一张国贼奸臣的脸。春天读《西游记》，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一座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天宫，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奇幻世界中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春天读《红楼梦》，亭台楼榭、佛庵庭院、繁花名木、鹤鸣鹿啼间，有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林黛玉葬花处，催人泪下；贾宝玉梦醒时，断人衷肠。春天读《白蛇传》，西湖的波光，金山寺的气象，你似乎踏上斜风细雨里的断桥，见证白娘子与许仙的倾城之恋。春天读《瓦尔登湖》，你会看到一片幽寂神秘的森林，湖水纯洁透明，山林茂密翠绿，月光徜徉在湖面的粼粼波光之上，湖水倒映着森林的丛丛树影。面对纯美的自然，你的心灵也会回归纯净的世界。春天读《格林童话》，仿佛看到了雾中的镜湖，模模糊糊，偶尔几只鸟飞来停在被雾气笼罩的参天大树上。春天读《老人与海》，眼前展现辽阔的大海。老渔夫桑提亚哥站在最高的岩石上，望着水天一色的大海，模糊了视线，却燃起了心中的热情和希望。

春天正是读书时，舒卷耕读，淡泊从容，书墨飘香，书与人共鸣互融，心灵一片澄澈，一片恬淡，一片安然。春天里打开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人生快乐俱在其中。



东疆掠影

张伟

情系圩角镇老街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许多老街失去了原有的风貌，有的甚至消失了，这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我是在圩角镇老街旁长大的，老街现在虽然变了样，但我对老街的情愫依然很深，这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难以体会到的。

从现在的汇龙镇小花港往北五六里路，过了中央河桥，沿河往西300米左右就可进入圩角镇老街。老街南邻中央河，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狭长石街。街中段南北走向的竖头河，将老街分为东街和西街。贯通东西街道的是河上的石桥，紧靠石桥东首的是菜市场，那时的人们称它为“踏子”。“踏子”上天天都有时鲜卖，但因交通不便，主要是近边的沟鲜河鲜，那时10只一串的老毛蟹卖0.75元左右，还少有人买，因为这几乎是当时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钱。在“踏子”上还有一种职业人，就是帮交易人称斤两的，叫“称踏子”，他使用的秤就是公平秤，经他称的斤两人们放心，他俨然是“踏子”上的“法律”，这在今天的市场上已经没

有了，取代其作用的是电子公平秤。出“踏子”往东依次是杂货铺、百货店、信用社、土产部、供销社，出了东市梢便是医院、中学、花部。所谓花部是棉花收购部的简称，紧靠志圩线，路东侧是粮站，那已经是在大片农田边了。

从石桥往西，桥头头边就是打铁铺，从这里打出的锄头、铁搭、斜凿等等农具远近闻名，好使耐用，这里的打铁师傅后来做了农机厂负责人。打铁铺北边有一所中心小学。遇上放电影的日子，许多孩子还未等太阳下山就早早地带上矮凳坐在操场上的电影机旁，等待放电影，唯恐晚了挤不进人群找不到好位子。那时看电影是镇上最大的娱乐活动，许多人尤其是大姑娘小伙子都是要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去的。打铁铺向西是农具门市、水产店、公社机关、染坊、茶食点、饮食店等等。染坊的主人至今还保留着各种染布配方，其中小格子蓝印花布现在已经走向世界。

圩角镇老街有许多特有的风土人情故事，有的能在与发小老友喝茶聊天中回忆起来，有的则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有那么一种怀恋与思辩，那时老街的街面很狭小，只能通过一顶旧时的花轿，但那时的老街很包容，记得有不少外地人尤其是上海人来到这里购物经商，特别是春节前，农家的老母鸡、山药、香芋、赤豆、黄豆都是他们的抢手货，而老街上也常有当时十分稀缺的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出现；老街上的石板条永远是冰凉的，但那时的街上人家很热情，待人和善，见了上镇的人搭搭讪、让个坐、给水喝，犹如亲戚。往事并不如烟，写到这里难免有点哽咽，愿圩角镇老街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与魅力！

聆听古典

木火

G弦上的咏叹调

喜欢巴赫的音乐需要时间的考验，而且需要静下一颗心来，就像巴赫的生活一样，收敛了几乎所有的欲望，简单而平实。听巴赫的器乐作品，最初很难发现兴奋点，总不像浪漫主义的音乐那般沁人心扉，或者倏地一下让人身心震撼。但那首《G弦上的咏叹调》则是一个例外，会让人一听倾心。

《G弦上的咏叹调》首先吸引我的是奇特而富诗意的曲名，让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磁带。那是20多年前青春年少时，一个春日黄昏，音乐飘响于小屋中，乐曲的第一个音便打动了我——那是一个长音，极弱，再慢慢加强，恍如深呼吸，陡然一声转，音乐步步下行，一步一叹……我不禁深深地迷醉于婉转而悠扬的琴声中，冥想远山的迎春花开。

后来知道，那是德国小提琴家威尔海密将巴赫的作品改编成了小提琴曲，由主奏小提琴在最粗的那根弦即G弦上演奏旋律，故此得名。

再后来，听了巴赫的《管弦乐组曲》第三号。组曲是巴洛克时期流行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一般由序曲和曾经流行于法、德、英等国的舞曲演化而成的其他乐章所组成。巴赫写了四部《管弦乐组曲》，其中以第三组曲流传最广。1838年，门德尔松在莱比锡亲自指挥公演了《管弦乐组曲》第三号，使这部已被埋没了100多年的作品得以重见光明，其中的咏叹调听众反响最为强烈。

《管弦乐组曲》第三号由五个乐章组成，分别是序曲、咏叹调、嘉禾舞曲、布列舞曲、吉格舞曲。辉煌的序曲当年曾感动了歌德：“乐曲的开头是这样的华丽庄严，就好像有一大群显要人物正沿着宽大的台阶庄严地迈步而下。”他的话给了立志将巴赫音乐发扬光大的门德尔松足够的信心。后三个乐章都是舞曲，颇具民间韵味的嘉禾舞曲虽是过渡段落，却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淳朴的欢乐气氛，让人一洗咏叹调带来的些许伤感。第四、五乐章是布列舞曲和吉格舞曲，常常合并为一个乐章，浮现在眼前的是欢腾不止、激情四溢的舞蹈场景。

最动人心弦的自是第二乐章，咏叹调本是歌剧中一种抒发内心情感的独唱歌曲，巴赫则将它运用到管弦乐作品中，从而创造出一个极富抒情色彩的独特乐章，也成就了后来广泛流传的《G弦上的咏叹调》。

那会让人在沉思中感受一份纯粹而宁静的诗意，淡然宁静的长音与婉转回旋的十六分音符群连接在一起，使乐曲忽而静默深沉，忽而愁肠百结，之后又淡淡地飘散在春风里。乐曲的结构为前后对称的两段体，后半段在原有的速度和力度上，运用离调、音程大跳以及切分音等手段，掀起层层情感的波澜，最后在静涛的气氛中结束。感觉到了那一缕悲情，跌宕在天地间，又静静地流淌在心底里，化为了虚空。

不知为何，听这首乐曲，我总会想起米勒的油画《晚祷》：西天的霞彩，映照着重空的田野，钟声回荡，农民夫妇放下手中的活儿，暮色中谛听，虔诚叩拜！不管生活赠予了什么，沐浴在黄昏的柔光里，感恩上帝，祈祷未来……

想象中的巴赫：晚祷，在最静谧的心间！

方言考究

探寻“交关”的本字

徐乃为

“交关”，不仅是启海地区的方言用语，在整个吴语区都有广泛的使用。这是一个有形容词性质的程度副词，相当于“很”、“十分”，表示事物性状众多、盛大、厚重的程度。今以启海话与上海话相比，上海话一般作状语，而启海话则一般作补语：

街上人交关个多。今天的菜交关个好吃。（上海话）

街上人多来交关。今天的菜好吃来交关。（启海话）

上世纪80年代，原东南中学著名语文老师，后在海门师范评上特级教师的朱文献先生曾在《方言》杂志撰文论及此词。朱先生主要涉及此词的词性、使用；并论及形态变化为“交交关”，“交交关关”，及后缀“交关粘粘”等。可惜未及此词的本字；吴语区多有学者论

及此词，亦未涉及本字，是为憾事。

笔者认为，此“交关”的本字，其实就是“交加”。今从三个方面述说。

一、从词义说，交加，指事物的交叉、迭加，从而导致事物、场面的盛大，众多，这就是“交关”了。因此，从词义说，两词是“源”与“流”的关系，是事物发展的质变后的新形态。其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从语音说，“交”为共有字，而“加”与“关”的声母，似乎有“j”与“g”之别，而古时则是同一声母的。即都是“g”声母的。“加jia”在方言中读如“ga”，就像前文涉及的“江、间、家、教”的声母在本方言的声母均是“g”一样。而“关”的读音“guan”，介音“u”是后来产生的，早先大致即是“gan”，即古音“加(ga)”与“关gan”，相差韵尾“n”而已。而韵尾在方言中常常掉落的。如，“奶、茆(nai)”，本方言读如“na”；“带、戴(dai)”，本方言读如“da”；“太、泰(tai)”，本方言读如“ta”。由此可知，古音“关(gan)”，脱落韵尾(n)，就是“ga”，与“加(ga)”完全一样。因此，从语音上也说得清清楚楚的。

三、看看“交加”与“交关”在古诗词的使用，看是否意义相近并能互相替代。先说“交加”：

-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杜甫《春日江村》
- 愿结交加梦，因倾激滂尊。韩国《春闺二首》
- 鸞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
- 烟含细叶交加碧，露拆寒英次第黄。李山甫《刘员外移寓》

以上四例中“交加”均可用“交关”替代，意义并无多大差异。前三例中与“交加”对应的词“烂漫”、“激滂”、“荡漾”均是极度的联绵词，“交关”比“交加”虚化得多，因此对仗更工整。

再看“交关”：

- 压酒晒书犹检点，修琴取药似交关。方干《赠山阴崔明府》
- 回报报荣衰，交关斗红紫。李端《鲜于少府宅看花》
- 夜雨叫租吏，春声暗交关。李贺《送韦仁实兄弟入关》

例5中，“检点”是动词，对应词“交加”动词便更工整，意义也显豁。此句说有隐逸意趣的读书人过的是压酒（酿酒的榨酒工艺）、晒书、弹琴、取药（炼丹）交互迭加的生活，因此，此例中，“交关”换成“交加”会更好。例6说，红与紫“交加”斗艳，“交加”也比“交关”要更好些。例7说，春米声“交加”而进入夜雨中中小吏催租的声息里。当然，这是笔者对如今“交加”与“交关”意义分开后的解读，而当时可以互换，正表示当是的意义是十分接近的。

可见，“交关”的本词是“交加”，或者说，“交关”是从“交加”虚化发展而来而另取别字而行成的字。

“交关”在古代典籍中，还有人人与人之间“结交，结识；往来，交通。串通，勾结”的义项，则是另一词，与上文所说无关。就像“别人”中的“别”字与“别针”的“别”字的含义毫不相干一样。

滴滚生(san)圆与方棱(len)出角

老钟

水珠滴在地面上，一般不会滚动。但也有特殊情况，水珠若滴在极细的粉末状的泥粉上，就会出现滚的现象，即水不会马上被吸透，而出现瞬时的滚动。而当水珠滴在一些植物大的叶面上，尤其是滴在表面光滑且似有油状（不沾水）的荷叶或芋芋叶面上，不仅会出现滚动，而且随着叶面的晃动，水珠还会在叶面的中央来回滚动，在阳光下如在盘中滚动的珍珠，直到被太阳蒸发晒干。

滴滚生圆，十分形象。凡滴下去能上面滚动的就会生成圆状的物体，反之不滚动的就会四面溅开，或被承载体吸收。滴滚生圆，形容某个物体十分圆滑。从物理原理讲，只有圆的才阻力最小而容易出现滚动的现象；因为滚动，才使物体变得更圆滑。

与滴滚生圆相应的，如方棱出角、对角斩方。连点成线，连线成面，连面成体。面与面相接（指立面）处称棱。棱有方棱与圆棱之别。只有方棱，才能成角（即出角）。一个平面有多个角，但只有四角相对，才成方形。

沙地人对自然现象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

走近记忆

刘德昌

拾花地

不管是谁，每个人都曾有过天真烂漫的童年，而那段朦胧的金色年华，总会给人留下诸多难于忘怀的记忆。我的童年，在“人民公社”时期度过，其“拾花地”的乐趣，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沙地庄户人家，将播种粮棉、油料作物称之为“种花地”，将收割庄稼，称作为“收花地”；而“拾花地”这一劳动共用名词，是“人民公社”集体供给制度下拾遗补缺的特殊产物。

“人民公社”期间，农村耕地的使用权都归集体所有，均由生产队（也称小队）为单位，按照国家指定计划集体耕作收获，社员们统一上工收工；劳动保酬按不同年龄和工种记：“工分”，年终统一决算分红；所收获的各类农作物，在完成政府规定的公粮任务后，再按“三定”（定人、定量、定户）平均分配；唯有那些被狂风暴雨打落在棉花田里、油菜根旁的玉米果头、麦穗头等五谷杂粮，可以让人自由拾取，归属个人所有。这一劳动项目惯称为“拾花地”，其最佳劳务者，通常都是八九十来岁的小男孩。

那个年代，我们全家共有8口人，“油粮证”上的“三定”口粮数是273斤，生产队里分到的粮食根本吃不饱肚皮，纵然父亲用自己编织的竹器，换得一些“黑市粮”，上海的伯父和姑母时常寄上些粮票、钞票，但还是无济于事。于是，正在上小学的我，也就把“拾花地”当作了另类“家庭作业”去完成；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逢收获季节，几乎天天出门“拾花地”，有时甚至跑到隔壁小队，南北三圩，往往是空手出门，满载而归。

有一年的掰玉米季节，启东受到了强台风和大暴

雨袭击，不少玉米果头被打落泥水中，有的已经发芽霉变。根据公社发出的紧急通知，全体社员手忙脚乱抢夺“丰收粮”，但还有不少玉米落在田里。这也就给我提供了拾玉米的“天赐良机”，在短短的二三天内，拾到的玉米棒子，装满了几只大麻袋。面对这一意外收获，父母亲一语双关地叮嘱我说，“拾花地”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只有好好念书，今后才会有前途。

随着农村“分田到户，责任到人”生产、分配方式的全面推行，“拾花地”这一时代的特殊产物，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未成年的农家儿女，将原本“拾花地”的精力，投放到了专心上学读书和家庭作业上，收获的不是遗落在农田里的“花地”，而是高等学府的毕业证书。

勘误：3月15日4版“吃麦蚕的回忆”作者应为刘德昌，特此更正。

星期诗汇

我站在春分的日子里遥望

陆华丽

时至春分，湿漉漉的细雨仍连绵不断地飘扬在半空不知不觉，漫步路过的每寸土地已散发出不可抑制的蓬勃气息

摇曳在潮湿的微风中，柳枝忍不住吐露出柔软的绿意风过之地，到处是青葱在心湖中倒映出春色满园

这是春天的中点，仍旧乍暖还寒之前回升过的温度，似乎早已被遗忘但所有人都相信，也许一夜醒来春暖花开的感觉就会重现

这世界，因雨落而清新前尘旧事，被轻轻洗净刚刚走过的风景，都是春天的预告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便是繁花似锦

我站在春分的日子里遥望剩下的半个春天，已经触手可及逝去的，都成往事，无论悲喜想抓住的，无非就是从明天开始的春日

雨丝渐止，阳光隐现，花朵初开顺着生机勃勃的绿色，慢行穿梭带上全部的心情，还有脸庞的笑靥一脚跨入另一半花团锦簇的春天



忆 母

张士达

耄耋之年，母亲背上空空的行囊拖着蹒跚的脚步，独自离开炊烟袅袅的村庄离开热稔的锄头与镰刀还有麦子、油菜、玉米和棉花去了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丢下对子女深沉的爱丢下难以割舍的亲情她，唯一带走了多年的病痛于公元2005年12月31日启程不管一路的寂寞与疲惫有多少艰难险阻，都不再回头可我，被撕裂的五脏六腑至今依旧在滴血，伤口永难愈合

我生长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几十年过去，少儿时的情景却时常浮现脑海，一条黄瓜抑或一个烧饼，缓解了一时的饥饿母亲揉动的芭蕉扇赶走了蚊子，送来了凉爽烘缸烤暖的棉袄驱散了心里的寒冷冬夜或雨天童谣般的纺纱声塞满屋子诉说着母亲的辛劳与伟大

那比海深的爱，那比山重的恩我用尽全力担不起，也无法偿还
在母亲的爱与恩面前我总是挺不直自己的脊梁

如今我已介于知天命和花甲之间想起母亲，便点开智能手机看她的照片，泪水轻轻滑落悄悄地聆听母亲的唠叨